



文字/攝影

李碩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目 錄

前言	6
----	---

第一編：綠洲裡的城鎮

在莎車縣：荒地鎮的巴扎	12
莎車縣的老城：回城	18
晨逛老城	23
「回城」的麻扎、清真寺與夜市	34
「遺老」氣質的名城：喀什	40
草湖鎮：生產建設兵團的一個團場	46
庫車縣的維族老城	50

第二編：深山裡的維吾爾、柯爾克孜與塔吉克

風雪進山路	58
即將淹沒的山鄉	66
柯爾克孜人的新生活：紅山鄉	80
深山裡的王冠：在塔縣	86
炎黃子孫：和塔吉克學生們	98
崎嶇蔥嶺道	103
薩伊谷鄉裡的玉石和漢武帝	108

宣講會——如果能有一兩千名塔吉克幹部	120
塔爾鄉一夜	125
重返阿爾恰拉：誰是突厥？	130
南疆陰影世界	134

第三編：再訪莎車·坎木拜村的花氈匠

巴楚、色力布雅和莎車	152
外來者和家庭生活	159
放假的大學生	161
半日遊走	164
花氈製作	168

第四編：三訪莎車·坎木拜村的肉孜節

大學生來到坎木拜村	174
肉孜節	181
農民與灌溉	192
交公糧	196
家庭與社交	201
村裡開會	205
漢人的零星蹤跡	208
尾聲	217

前言

從 2013 年到新疆工作，一直待在北疆的烏魯木齊，總覺得對新疆不算了解。所以在 2015 年初的寒假，我在南疆遊走了大半圈，南疆五個地州：巴州、克州、喀什、和田、阿克蘇，或多或少都停留了一下。從 1 月 27 日離開烏魯木齊，到 3 月 1 日返回，歷時整整一個月。

說老實話，從 2009 年烏魯木齊「7·5」事件以來，新疆出的事情不少，有時甚至把事兒鬧到了疆外，新疆似乎成了中國最不安全的地方。不光疆外人有這種成見，就在新疆之內，誤會和隔膜也在逐漸加深。

以我工作的烏魯木齊為例：它的北半部主要是漢族聚居，南城主要是維吾爾城區。生活在北城的漢人，普遍都不願到南城去，覺得亂和不安全。有時你在北城打個出租車去南城，漢族司機都嘟嘟囔囔的不願意。其實我上班和居住都在南城，時常到維族聚居的小街裡面吃飯、遊逛，覺得這裡生活一切如常，沒甚麼好怕的。

在北疆，漢族人口佔多數，而在南疆，維吾爾族人口佔多數，而且是越往西南角的喀什、和田走，漢人數量越少。所以北疆漢人眼裡的南疆，也是很有點可怕的。以我身處的學術圈為例，這裡大學、研究所下基層搞調研，都是先和地區、州、縣的黨政部門聯繫好，由他們派車送到鄉下，再請鄉、村幹部介紹情況，找來「信得過」的老百姓問話、填調查表（這還是好的，很多學術「調研」就是採訪幹部，連老百姓都不找）。有跑南疆經驗豐富的老同事囑咐我：到了南疆的縣裡，一定要住縣政府的招待所，別的不安全。

有了這些背景，在我出發之前，也把南疆想像得頗為神秘，似乎充滿緊張和衝突，甚至有去了就回不來的準備。

可事實恰好相反，在我遊走南疆的一個月裡，遇到的維吾爾族或其他民族老鄉都極為熱情，尤其是在偏僻的鄉村，隨便和路邊一位老鄉聊幾句，都會熱情地招呼你到他家吃飯、睡覺。一圈走下來，微信和 QQ 裡多了一串維吾爾、塔吉克、柯爾克孜朋友。我結交的，有憨厚的農人、牧人，有好學上進的青少年學生，有公職人員，有不務正業遊手好閒之徒，當然也有各種職業的漢族。

把這些經歷拼合起來，便是一個走馬觀花、浮光掠影的南疆小全景。

再說說我旅行和觀察的「方法」。出發之前，我在供職單位開了個「調研」的介紹信，但到了南疆，主要還是背包客式的旅行，住店、吃飯都自己找地方，在沒旅店的鄉村，偶爾也在老鄉家投宿和蹭飯吃。老鄉們問我跑來幹啥，就回答「旅遊，玩玩」，基本是沒有官方身份的私人旅行，老鄉們也都拿我當一個隨便遊走的漢人旅行者而已。

當然介紹信也有用，有些偏遠的鄉村，尤其是靠近邊境的，對外來者查得相當嚴密，沒介紹信很難通行。在有些山區鄉，我就在鄉政府住宿，跟值班的工作人員睡一個屋子，順便也能看看基層政府的運作。

曾有人建議，可以通過烏魯木齊的關係，事先聯繫一些當地人，聽他們講講本地的情況。我嘗試過這樣，可聽到的大都是關於徵地、拆遷補償、官員貪腐之類的抱怨，和內地大同小異。所以後來我沒採取這種辦法，就作為一個旅行者遊歷，從新結識朋友。

換言之，我這次出遊，不是旁觀者描繪靜態的南疆，而是自己參與一個實驗：把一個陌生漢族人扔進維吾爾人的生活世界，看看究竟會發生些甚麼。

還有語言問題，南疆的維吾爾、塔吉克、柯爾克孜老鄉，會說漢語的不多，而且越往鄉下走越稀少。我就知道幾個維語的常用詞，你好、謝謝之類，買東西用的數字，只能說到二十以內。但在行程中，語言倒沒成為太大的障礙，因為老鄉們的漢語能力，一般都比我的維語要好點，他們人熱情，你在街上問到個一句漢語不懂的，都會很快跑來一個熱心人充當「翻譯」。有些東西可以邊說邊比劃，比如說「樹」，用手指比個碗口粗細，再往天上一指，聽的人往往就明白了。

有人會問：你說的南疆這麼祥和，為甚麼新聞上老出亂子啊？這些問題我也在思考。而遊記本身，只能忠實記錄我的旅行見聞，確實沒任何危險和不爽。當然，現在南疆的安保措施也非常嚴密，我會選有代表性的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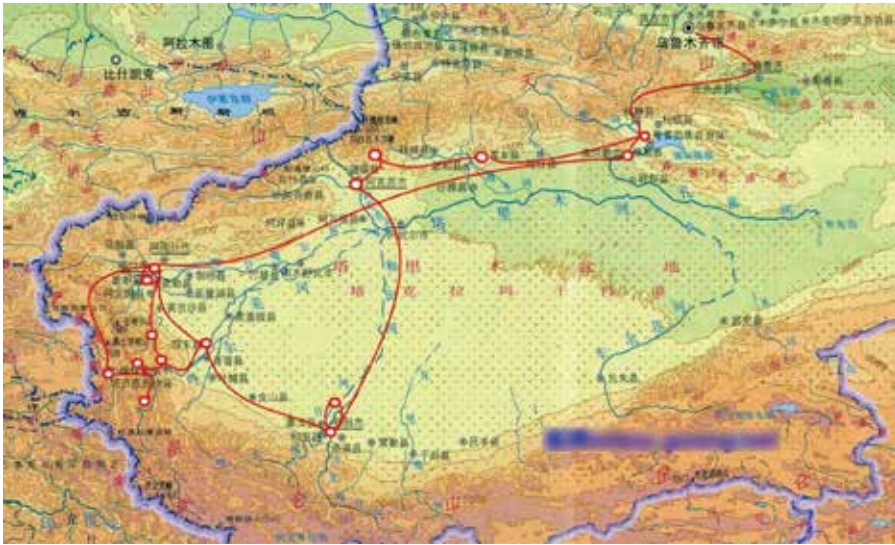
再說說這遊記的「體例」。

和以往不同，這次我不打算按時間順序寫。因為多數人並不了解南疆地理，一串地名上來，很容易把人搞暈，再者，我經常走「8」字行程，重複訪問某些地方，細說起來更亂。

學過中學地理的都知道，新疆南部是個盆地，四周是大山，中間是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山裡融化的雪水流出來，在出山口附近的沙漠、戈壁上形成一些綠洲，人就主要在綠洲裡生活。南疆盆地一個圓圈，有大大小小不少綠洲，它們中間被沙漠隔開，但地理結構、生活方式基本相似，所以沒必要逐個介紹。

我想重點展示的是：一，綠洲上游的深山；二，綠洲中央的繁華城鎮；三，綠洲裡的普通農村和農民的生活。這幾個因素加起來，便是一個完整的南疆綠洲環境。

這種觀察方法，是從上世紀美國學者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那裡學來的。他是研究中國邊疆的天才，我這些年遊走藏區，最終到新疆工作，便是受拉鐵摩爾的影響。



我第一次南疆之行的行程圖，紅圈是住宿過的地方。

2016 年 9 月補記：

以上是我 2015 年初第一次遊歷南疆之後寫的，在網絡上發佈的題目是《2015 南疆行：看看新鮮、真實的新疆！》。此後，我還有幾次南疆之行，比如 2015 年夏天，陪一對藏族喇嘛師徒遊新疆（包括南疆）；2016 年寒假的一個月，我也是在喀什、和田兩地度過。之後還有幾次短期去南疆。和第一次南疆之遊相比，後來這幾次就有比較專門的目的了：或者是選擇一兩個主人公拍紀錄片，或者是考察當地的傳統手工業，所以後面這幾次就沒有寫完整的遊記。但為了讓本書內容更完整，我寫了 2016 年年初和夏天在莎車縣一個農村的見聞，作為本書的結尾部分，也算是展現維吾爾綠洲農村生活的一個小個案。

在莎車縣：荒地鎮的巴扎

我選擇莎車的原因，是在 2014 年 7 月 28 日，這裡曾發生過一起不小的動亂。當時的情況是：一夥當地人從艾力西湖鎮出發，沿著公路衝到荒地鎮，沿途裹挾遇到的村民，在公路上設路障，燒車輛，一輛大巴車上的四川民工全部遇害，還有兩位去墩巴格鄉上班的維族幹部遇害。之後政府迅速調兵設卡，撲滅了這次動亂。和新疆曾發生的其他暴恐事件相比，這次動亂參與的人數更多，可以說很多農民是在混亂中頭腦發熱、一闖而上，不是單純的小團夥作案。

我想去看的，便是艾力西湖鎮和荒地鎮。

莎車縣城大，長途客運站有好幾個，我要坐的鄉間巴士都在城北客運站。這種鄉間巴士的乘客，漢族很少，主要是當地的維吾爾族老鄉。鄉間柏油路路況不錯，這位班車司機喜歡飆車，不能容忍被超車，車速很有點嚇人，還差點把一輛驢車撞飛了。乘客們倒是很習慣，沒人覺得危險。

沿途這幾個鄉鎮裡，艾力西湖鎮設防最嚴，鎮街兩側都裝了鐵柵欄，大街上有武警巡邏，公路沿途還能看到好幾個駐紮著武警的大院子。

我先坐車到了最盡頭的墩巴格鄉，再依次往回返。這一路最熱鬧的是荒地鎮，因為這天是巴扎日。巴扎就是漢地的鄉間大集，我老家的集市是按陰曆算的，比如逢二、七日子起集，巴扎則都按星期計算。

這個巴扎市場，在荒地鎮去往艾力西湖鎮方向，離鎮中心還有約兩公里距離。各村老鄉們多是趕著驢車前往。鎮上還有四輪「公共馬車」，花兩元錢可以坐到巴扎，我也坐了這種馬車。順便說一句，新疆和中原傳統上都是兩輪馬車，四輪馬車應該是從俄屬中亞傳進來的歐洲款，但結構已經大大簡化。

整個巴扎裡，我就見到了一個漢族，是個擺服裝攤檔的四川人，也是我這天出縣城後遇見的唯一一個漢人。他說，從去年（2014）七月出事之後，很多在莎車做生意的漢人都嚇跑了，包地種棉花的也跑了，到秋裡，滿地白白的棉花沒人採摘。他自己倒採取了一種聽天由命的態度。

還見到了一位民間藝人，跪坐在地上邊彈邊唱，音調激昂。時而有過客放上一塊錢，他都會彎腰致謝。

當地男人喜歡戴黑色皮帽子，我在巴扎裡顯得有點突兀，為了不引人注目，我也買了頂黑皮帽子戴，砍價到了五十塊錢。這應該是最低檔的



新疆和中原傳統上都是兩輪馬車，四輪馬車應該是從俄屬中亞傳進來的歐洲款，但結構已經大大簡化。



專門停驢車的地方，密密麻麻一片，很壯觀。



牲畜市場，賣羊的最多，驢子次之，牛也有一些，沒見到馬。

皮帽子，皮子沒硝好，一股羊羶味，在頭上捂熱了，就升級成臭烘烘的味，熏的我頭昏腦漲。但戴上這帽子，在人堆裡立刻不招人注意了。

驢車在傳統維吾爾社會很普遍，但現在正在被電動三輪、摩托三輪取代掉，目前在喀什地區，驢車還算比較常見，到和田、阿克蘇等地區，就沒那麼多了。再過幾年，也許驢車會在新疆絕跡，甚至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後來曾萌生過買頭驢子騎著周遊的想法，在賣驢巴扎問了一下，要四五千塊錢一頭，覺得貴，沒買。

另一面就不那麼祥和了。見到一張大通緝名單——「莎車縣近三年涉案在逃人員名單」，裡面多是八十、九十後。

最後，還想說說莎車的那次「7·28 事件」。

一個月的行程裡，我到過莎車兩次，路線並不一樣。這兩次之間，我聽到過關於那次事件的一些民間版本，和官方版本最大的不同，就是死亡人數。

按照官方新聞，那次遇害的群眾，和被軍方擊斃的亂黨，都是幾十人規模。但我中間去山區遊歷，聽到有些漢人的說法是，暴恐事件中遇害的群眾人數和被軍方鎮壓擊斃的暴恐分子人數都多得多，甚至還提到了飛機大炮……

我沒當面質證，但實在沒法相信（跟普通老鄉沒必要爭這個，他們也是輾轉聽的傳聞）。第二次到莎車縣後，又找機會向當地的維族朋友求證，他們的說法居然大同小異。

但追問一下，說這話的人也承認，這只是聽來的傳聞，不是親身所見。我自己到兩鎮遊逛過，對荒地鎮更熟悉些，對上面那些傳聞，只能持否



家人親戚們和艾爾肯談笑去藏區的話題



在藏區寫生



去烏魯木齊的火車上遇到在莎車工作的藏族姑娘安朵拉姆



與藏區當地人在一起

艾爾肯與年輕的僧侶